

卧龙生

色是刀！
情是劍！



卧虎生 著

④

色是刀情是劍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 2 号

色是刀·情是剑

卧龙生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吉林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6 插页: 8 字数: 600 千字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--50000 册

ISBN 7-5378-1017-6
I. 995 定价: 17.80 元

· 第二十三章 ·

云姑娘

这真是奇闻，归元道长和广济道人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，但他们单由适才萧雄上山的轻功看来，已知事实不虚，他俩不禁听得目瞪口呆。

半晌，归元道长才缓缓叹了一声：“江湖之上，真是无奇不有，这等练功的方法，真还闻所未闻。”

一旁未曾开口的广济道长，也深深叹道：“怪不得连日来，萧贤侄名声大震，卫老乞败在你手下不说，大邑镇外三招劈杀十一个武林一流高手，我道萧贤侄武功怎地突飞猛进，原来竟有这一番奇遇……”

他停略了一下，又道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次浩劫后，我们老字号的，都该急流涌退了，江湖已是少年天下了……”

归元道长接口道：“道兄说得不错，江湖该让给你们年青一辈了……”

他忽地满面严肃地注视萧雄道：“雄儿，虽然西行奇遇，造就了你一身极高内功，但须知‘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’切

不可自持奇遇，而狂矫傲负。”

归元道长字字沉沉地道：“目前江湖，魅魍横行，为害武林，雄儿，你应该抱起艰难大任，莫要辜负一身武功。”

萧雄惶恐肃容地跪在归元道长面前道：“雄儿尊敬师父教训！”

归元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起来吧！为师不过提醒你一下罢了！”

萧雄这才缓缓起来，站在归元道长一旁。

广济道长失声笑道：“唉，人家萧贤侄才远道回来，便教训人家一顿，归元道长，我们不必在这儿喝风了。”说着一拉萧雄手腕道：“来！我们前去！”大步向殿内踏入。入了后殿，萧雄一一会见各人，并再将积石山奇遇说了一遍，只听得苦竹禅师等人，又是惊讶，又替萧雄欢喜，钱塘白书生却是羡慕交加。萧雄看毒郎中还未回寺，忙向归元道长问起。

归元道长答道：“我才回来两天，你毒郎中师父却还未回寺。”

萧雄又问道：“师父，红红姑娘有没有来过。”

“没有啊，贤侄见过她吗？”萧雄摇头道：“侄儿并没有见到，不过却碰到素素……”

他忙又将与残魔赌招，以及碰见素素姑娘，而素素姑娘又和魔女赌招赢回姊姊红红脱离天魔教等事说出，不过他却把熊耳山素素姑娘险些受辱一节隐去。

众人听了，自然又是一阵兴奋，钱塘白书生白新茹打趣道：“髓髅大侠打残魔，髓髅女侠赌招魔女，而且都是胜了，你们髓髅双侠，替武林留下一段佳话。”

他话含深意，众人都会心微笑。

萧雄俊面一红，亦打趣道：“白兄和乔姑娘，依肩相偎，却令人羡慕。”

原来钱塘白书生身侧站着毒伤已愈的乔雀姑娘。

他这话只说得两人羞在脸上，喜在心头，归元道长等人亦被萧雄这话说得微微而笑。

乔姑娘更是狠狠白了萧雄一眼，转身跑去！

萧雄望着乔雀姑娘背影，突然想起素素姑娘，那惨绝人环的门规，他一颗心不禁往下沉……他忙借语掩去心中沉痛……

三日后，萧雄又辞别众人，下了峨嵋山，他和素素姑娘一场误会，得早日解释清楚。

萧雄下了峨嵋山，在黄昏时刻，已来到乐山。

乐山是沿着沱江的一个大镇，萧雄打算乘水路入长江，再顺着长江出川，是于也就在乐山停宿一夜。

萧雄找着客栈，定下房间，用过晚膳，信步行到沱江，停立江边一望，但是澄江如练，浩波相逐，点点云帆，极目一片，江尚苍柳翠枝，迎风飘拂，柔和月光，映射水面，倍增美丽，仿佛人在画中。

萧雄目睹这迷人的夜景心中不禁泛出素素姑娘倩影……。

他不愿想结果如何，但他却常为那惨绝人环的髓骸门规，感到异常愤慨！

萧雄怔怔的想着，素素姑娘一颦一笑……但这笑容一瞬即失，跟着而起的，是一片惆怅……

不知多久，突地，他觉到身后响起了一阵阵轻衣裳飘风之声，他心头一震，霍地转身一望，只见身后三四丈过疾掠

来两个中年大汉，一个面若马脸，鼻子特长，鼠目浓眉，尖肋宽额，活像一个马首。另一个却是虎目豹眉，两颧突出，巨口大鼻，脸上长满豆大的斑点。两大汉疾行到萧雄面前一丈多远前，便即停下，瞪着眼，盯视在萧雄身上，由那个马脸大汉大喝一声道：“你就是那姓萧的髓骸小子吗？”

萧雄看清两大汉衣着和长像，便知两个定是万兽宫内的人，脸色一沉，双目神光顿现，迫视两大汉，冷冷道：“你两人大概活得不耐烦。”

两大汉与他眼光一接，心头齐觉一震，急急移开眼光，马脸大汉略一停顿，又大喝一声道：“好小子，不敢承认吗？”

萧雄冷冷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是万兽宫出来的吗？”

马脸大汉勃然大怒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不答大爷的问话！”

萧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，道：“两位要问话呢？”

马脸大汉怒不可遏，双目怒睁，果然大喝道：“你耳朵聋了吗？”

萧雄沉沉一笑道：“你问话的礼貌都不知吗？”

马脸大汉猛然一欺身，疾扑过去，右臂一挥，五指箕张，一把向萧雄当头抓下，大喝道：“小子，大爷岂是你能说的！”

萧雄目射异光，轻轻一闪，飘退一丈外，傲然卓立，冷哼了两声，道：“要动手先把话说清楚再来吧！”

马脸大汉似乎被萧雄轻妙身形所震，闻言一停身形，脸色变了两变，才喝道：“还要说什么？”

萧雄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你不是要问我的名吗？”

马脸大汉怔了怔，脸上一红顿觉语塞。一旁还未发言的斑脸大汉突地一抢步，道：“阁下如此说，看来真的不是髓骸大侠了？”

萧雄虽知这斑脸大汉是激将法，但他亦觉得自己并无瞒他们的必要，逐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不认便罢了！”

斑脸大汉不待他说完，便接口道：“阁下真是髓骸大侠，我们真是失敬了！”

萧雄微微一哂道：“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马脸大汉大喝一声：“姓萧的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大爷找你是要问问，那‘天体神功’是否你得去。”

萧雄轻哼一声道：“我若不告诉你呢？”

马脸大汉大喝道：“你敢！”

“为何不敢！”萧雄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不告诉又怎样！”

马脸大汉一闪身，就要冲出，却又被那斑脸大汉一把拦住，只气得他恨恨瞪了萧雄一眼，似乎心有不甘。斑脸大汉望着萧雄道：“阁下大名震撼江湖，连这点事也不敢承认吗？”

萧雄见他又是激将法，但他这次却不再上当，冷冷一笑，哼道：“你似乎只会这个方法吗？”

斑脸大汉脸上一红，冷喝了一声：“阁下到底有没有得到那‘天体神功’。”

萧雄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猜猜看。”

斑脸大汉恼羞成怒大喝一声道：“姓萧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

萧雄不屑地道：“两位自信能要我吃罚酒吗？”

马脸大汉一扬手劈了过去，大喝道：“那你就试试！”

萧雄右袖微微一拂，一股潜力返迎了过去，一声轻响过处，他一动未动地安然卓立，那马脸大汉却一连退了三四步，脸色大变。

萧雄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自信武功和卫老乞比较如何？”

马脸大汉突然暴喝一声，又欺身扑上，双掌猛扑，一味拼命招数！

萧雄见这马脸大汉出手全是自己致命之处，不禁挺起他满腹杀机，冷笑了一声，喝道：“你这是自找死路！”

右臂一探，中食指一骈，疾若电闪般往大汉前胸戮去。

马脸大汉心头一震，大喝一声，双掌连挥，眨眼间，又功出十一掌，并踢出三脚。

萧雄身形微晃之间，便已闪边，双掌倏忽上下分探，一招“上天下海”直向马脸大汉攻去。

霎时间，二人已交了十多招，旁立的斑脸大汉见状，心中骇然忖道：“这髓骸大侠果然有一身出奇功夫，怪不得卫老乞会败在他手下……”

心中忖思，突见同伴掌法已有些散乱，心中一惊，大喝一声，一轮双掌，加入战斗。

萧雄朗朗一笑道：“这才是啊！……”

说话声中，双掌一场，一招“东走西奔”，挟带起一片轻锐掌声，疾速地分向两人击去。两大汉错步闪避，四掌齐出，一阵闪电抢攻。

他们在万兽宫武功最高，两人联手，鲜有败过阵，但一碰到萧雄，一身武功却全然失效。

疾攻三十多招，敌人还是游间已极，他两个却反而累得喘息如牛，浑身热汗淋漓。

萧雄突然冷笑一声，身形倏然冲窜六尺，双脚一分，电闪般往两大汉踢去。

脚至半途，却突然下沉，双手紧跟着飞出，掷击出去。

“嘭嘭”两声，两大汉已被击得震退数步，不约而同，“哇！”一声，张口吐出一口鲜血。

萧雄双手一交胸，冷然道：“两位的罚酒在那儿呢？”

两大汉那曾受过这等耻辱，一时恼羞成怒，也不想自己武功比人家怎样，暴喝一声：“小子，不要欺人太甚，大爷与你拼了！”

两个猛地双掌推出，直向萧雄扑来。

萧雄见两人竟还不知死活，一味要拼命，不由他脸泛杀机，冷喝一声：“你们要死还不容易！”交胸手掌，突地缓缓向前一推，身形亦跟接而起，双手一伸一缩之间，电光石火般点向两人前胸“紫盖穴”。

一声惨叫，马脸大汉就如断线风筝船，被萧雄一掌击落下沉江中，眨眼即往水底沉下。

斑脸大汉见同伴落江，不禁大惊失色，然而，他不识水性，只有眼巴巴的看着马脸大汉往水下沉！

萧雄冷冷道：“这叫自找死路。”

斑脸大汉霍地转身，双掌一扬，竟然又欲扑来。

萧雄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是要拼命吗？”

斑脸大汉双目一睁，恨意地道：“大爷被你捉住，只怪学艺不精，杀割任便，你若要耻辱我，别怪我要开口骂人了。”

萧雄右臂一伸，食中两指挟住斑脸大汉右耳，运力一挟一拔，硬生生将一个耳朵拿下，冷笑道：“我就饶你一命，回去向长空飞龙老贼通知，‘天体神功’在我身上，想要的话，叫他立刻到江湖上来取吧！”

大汉耳朵被拆，痛得大叫出声，几乎昏了过去。

萧雄又冷冷道：“顺便告诉闵小贼一声，说我萧雄不久将

向他索还血债！”

说罢手指一松，往前一使力，把斑脸大汉推得四脚朝天，一屁股跌在地上。

萧雄冷冷望了他一眼又道：“你若不服，江湖上随时报复都可！”说完转身扬长而去。

萧雄在江畔惩了万兽宫两大汉，回到镇内，但见行人稀少，已是入夜甚深了。

他回到客栈，便解衣睡了。

翌日醒来，用过早膳，他忽觉到店伙毕恭毕敬的侍候他，不由深觉奇怪，继而恍然大悟，暗忖道：“大既镇上有人看到昨夜惩治万兽宫那两个狗贼，而知道我是谁……”

他知道自己名号在江湖上，已震动得妇孺皆知，不由心中安慰并得意的笑了。

萧雄算过饭帐，走到沱江码头，找了船只搭上，顺流而下。

他昨夜惩治两大汉之事，镇人已传扬出去，何况他又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大人物，他要坐船，沱江上近百只船都欢迎他随便坐那只。

因为，萧雄若坐上某人的船，他便以为荣幸，日后并可对人夸口道：“老兄，髓髅大侠曾坐过我的船呢？……”

或说！

“老弟，你老大还和髓髅大侠做过朋友呢？……”

……

总之，萧雄的名头，在江湖上确实太响亮了。

萧雄见那些船都要他坐，不由苦笑道：“我一个那能坐这么多船！”

说着飞身飘下一只单桅小船，立在船首高声道：“你们好意，在下心领，下次再坐你们的船吧！”

说完一拱手，向舟子吩咐起船。

舟子是个三十多岁大汉，见萧雄立在他的船头，心头狂喜，头一翘，得意非凡的扫了众船只一眼，高声道：“是！”立即扬帆起航。

那些船只上的舟子，见萧雄已离开，脸上同时现出失望之色。

萧雄端立船首，一面眺望沱江两岸景色。

船行顺流，速奇极快，不几刻间，已驶了十数里路。

萧雄微微一转身，望着那撑船大汉问道：“大哥行船有几年了？”

那大汉被萧雄一声“大哥”，叫得心花怒放，真有点受宠若惊，半晌才答道：“小的，已行了十年啦！”

萧雄微微一笑道：“每日都有搭客吗？”

那大汉点着头道：“是，都有……”

萧雄微笑道：“大哥贵姓大名？”

那大汉急忙道：“小的叫王三结，还请大侠指教！”

萧雄笑道：“原来是王大哥！”

王三结急忙摆手道：“萧……萧大侠，你老千万不可这样叫小的，尽管呼名就好了……”

他却还兴奋的道：“回家后，我真的够向黄玉郎、李四海他们大大夸口一番了，髓髅大侠还称呼我王大哥呢！”

萧雄微微一笑，转目一望四周，但见船行奇速，两岸翠绿树木，天上阳光照射水面，反映着五光十色，美丽已极。

他在江湖奔行数月，这还是第一次坐船，于是觉得有点

开心。

萧雄用目眺望江畔景色时，那王三结突问道：“萧……萧大侠，你老要到那儿？”

萧雄回首道：“你船可行多远，出川有问题吗？”

王三结闻言大惊道：“什么要出川！”

萧雄怔了一怔道：“太远了吗？……”

王三结满面愁容地道：“远倒不要紧，只是……”忽地停口不说。

萧雄闻言又问道：“只是……怎样呢？江上有水盗吗？”

王三结点头道：“虽然他们是水盗，但行为比水盗更横霸！”

“这是怎样说。”

“大约五六月前，我们乐山船兄弟，载客出川，在宜宝下游，纳谷一带，突遇上一艘四桅大船，船上插满了各色三角旗子，上面还绣各种兽类。”

王三结看了萧雄一眼又道：“两船要接近时，那艘四桅大船突放下四只小艇，阻住我们兄弟航路，并手握利器窜上船来，伸手便要过江钱，我们兄弟不给，立遭杀害连船上水手客人，一个也不留！”

王三结满脸悻怯地又道：“后来，我们又有人驶出川，也受害了，这是一个侥幸逃生水手回来说的……”

他沉沉一笑道：“他们的首领是谁你知道吗？”

王三结点头道：“听说叫做翻江豹莫……不知莫什么，一身武功，天下无敌……啊……不……不是无敌……如果遇到大侠就……”

萧雄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说下去，不要紧！”

王三结吁了口气又道：“据有见过的人说，那个翻江豹一掌劈下，水浪翻起二丈多高，通常小船，吃他一掌，还真的翻了呢？”

萧雄暗暗一笑，又问道：“还有吗？”

王三结见萧雄并无不悦之色，便又说，听说有一次，有人看见翻江豹在水中潜了足足有三个时刻才浮出来，出来时，手中并且还拿着一条足有二三百斤的大鱼呢？”

萧雄微笑道：“这个翻江豹倒真有点功夫！”

王三结听得暗暗叫道：“这才有点，那么怎样才是大的？……”

萧雄看他一下道：“长江既有水贼，那我也不勉强你们，到宜宝我再换船好了。”

王三结闻言心中一喜，忽的又道：“你！你老要坐水贼的船！”

萧雄一怔道：“怎么，长江都没船啦吗？”

王三结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因翻江豹横行，追要过江钱很重，一些客船均无法交出，一交不出即遭杀害，因而都无人敢行船了。”

萧雄暗暗“哼”了一声，又道：“那我就搭他们的船……”

余言未了，王三结已惊叫道：“萧……萧大侠，你老千万别坐他们的船，听说一些客人，就因坐他们的船，在半途金钱被夺，有的连命也丢掉……”

萧雄笑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还不怕他们。”

王三结关心的道：“可是，你……你老才一个人，他们……人多势众……”

萧雄见他一脸关心之色，心中不由暗暗感激，也只不过份叫王三结不安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并不一定要坐船，到宜宝再看看，若真个有危险，我便改由陆道而行。”

他虽然这样说，但心中却更打定除去翻江豹的意念。

乐山距宜宝，不过百多里，因船行顺流，速度奇快，在黄昏的时候，宜宝已然在望。

萧雄在中午一过，便入舱休息，宜宝将到，他还不知道。

忽地，他听到王三结在惊叫道：“萧……萧大侠……”

萧雄吸到王三结叫得恐惶，忙一幌身飞出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王三结指着前面惊骇船道：“你老看，前面有……翻江豹的船！”

萧雄闻言转身一瞧，果然十数丈外，有一只双桅大船，上面插满各面旗子，并绣着各种兽类，那双桅之上，挂着两面特别大的旗子，前面的是天色旗绣着张爪盘空飞龙，后面是黄色旗，上绣一只引声高啸的花豹。

船板上站了很多大汉，个个横目竖眉，一身凶悍戾气。

萧雄冷笑了一声，转身道：“你们尽管驶进，别怕他们，一切有我。”

王三结却还怯意的道：“你老……才只……一人，他们……人那……么多……”

萧雄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必怕……”

他忽觉船停止不进了，不由叱喝一声道：“我都不怕死，你怕什么？”

他这话宛似一种激奋剂，王三结心中一忖思：“对，他那样大名鼎鼎的人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，何况，要是能和他一起

死，倒还很光荣呢？”

他一念之下，精神大振，挥手高叫道：“兄弟们，用劲，起航！”

王三结一声高喝之下，船身又疾驶而进。

萧雄笑道：“王兄弟，你也不怕死了！”

王三结脸上一红，呐呐道：“你老别取笑我……”

他余言未完，前面已听有人高喝：“停船！”

萧雄一幌身，往船板上卓立，运目一望，但见那只双桅大船已驶到自己坐船之前，船首上一个彪形大汉挥动着一双黄色上绣花豹大旗，高声叫停！

萧雄哈哈一笑，双手凝集神功，沉声道：“往前进，别理他们！”

王三结已抱定死志，闻言一挥手，高声叫道：“兄弟们，快速前进！”他将舵往右一换，小船已如箭般由那双桅大船右边驶过。

那双桅大船上汉子，见萧雄坐船居然不听话，不由勃然大怒，破口大骂。

萧雄吩咐王三结不要理他们，一意将船驶进。

那艘双桅大船一面大骂，一面掉转船身，疾疾追赶，船上那些大汉，更拿着弓箭，向萧雄坐船射来。

萧雄怕水手们受伤，忙一幌身飞立船尾，拿出磁铁剑，在空中一舞，但听“叮当！”“叮当！”连连响起。

那些射向萧雄坐船的矢箭，尽数被萧雄磁铁剑吸去。

这旷古奇事，立把双方船上之人惊得目瞪口呆，王三结吐了舌喃喃道：

“我的妈呀！这简直是仙法啊！”

那双桅大船上的大汉则惊道：“妈的，这是邪法……”

萧雄朗声一笑，手臂一抖“卐通……”那贴粘在磁铁剑上的矢箭齐脱离箭身，掉入江中。

他复将剑一舞，幻成一朵剑花，耀眼夺目，大声道：“万兽宫的狗贼，你们凶威何在？”

萧雄微微转首，向王三结道：“王兄弟吩咐停船！”

王三结已把萧雄奉成神明，闻言道声：“是！”便自向水手们吩咐去了。

萧雄见船已停下，大笑数声道：“你们不是要过江钱吗？怎不敢来取呢？”

他声一下，后面双桅大船那些大汉，暴喝数声，又张弓捋箭齐向萧雄射来。

萧雄手中磁铁剑一挥，数十双矢箭又被吸住，半只也射不到，甚至连萧雄坐船也未能射到半只。群寇见状，又张弓放箭直射过来。

那知情形还是一样，萧雄手中磁铁剑上的矢箭，越粘越多，乍看起来，宛若一只万刺草。

群寇见矢箭无效，又改用暗器打出，情形还是一样！

过了一阵，他们忽然停手不再攻击，萧雄以为他们已灰了心，正想抖手将剑上矢箭暗器震落……。

突见，后面群寇船上有三个大汉一个窜身，“卐通！”跳入水中，潜入江底不见。

萧雄不由微感一怔，一旁王三结突惊叫道：“萧……萧大侠，他们要扎船底！”

萧雄大吃一惊，急忙抖手将暗器矢箭震落船板上，俯身拾起三支矢箭，伸食中指往矢箭中央一挟，“嚓！”一声，三